

## 俄罗斯法轮功学员中领馆前讲真相

【明慧网】自二零一一年以来, 每个周三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法轮功学员都在位于市内主要街道的中国驻伊尔库茨克领事馆对面举行活动, 展示和平美好的法轮功功法, 呼吁中共停止迫害中国法轮功修炼者, 征集起诉江泽民的请愿书签名, 要求法办掀起大规模残酷迫害的中共前头目江泽民。

二零一一年前举行的仅仅是单人抗议活动, 因为活动一直无法获得批准(按照俄罗斯法律, 举行一人以上的抗议活动需要获得批准, 但举行单人抗议活动无需批准)。中国领事馆多次干扰, 他们叫来警察, 挑唆俄罗斯执法部门对本国公民采取措施, 甚至出现过警察持冲锋枪前来的情况。然而, 随着法轮功学员们不懈地讲真相, 警察们逐渐确信, 法轮功修炼者在按照俄罗斯宪法履行自己和



平表达抗议的权利, 于是警察再也没有打搅过学员。

五年来学员们坚持在伊尔库茨克的中领馆附近举行抗议活动, 从未间断。西伯利亚地区的冬天寒冷又漫长, 法轮功学员有时候在零下三十摄氏度的天气举行活动。很多路人担心的问学员: 在如此寒冷的天气里征签冷不冷? 学员们说: “身体是冷的, 但想到来自全球各地的抗议声音, 可以很快制止在中国发生的迫害时, 心

里就感到很温暖。”

一老年男子倾听学员的讲述后说: “没有什么惊讶的, 共产党的存在就是为了迫害和诽谤。”当学员告诉他可以签名支持起诉江泽民的时候, 他毫不犹豫地签下自己的名字。

一对年轻夫妇推着年幼的孩子认真地听完学员们讲述的真相后说: “太可怕了! 我们一定支持你们。”他们两个人都签下自己的名字并祝学员成功。◇

## 大法给我家带来了幸福平安

【明慧网】我和老伴都七十多岁了, 自从修了大法后, 身体健康, 十几年了, 没吃过药、打过针。别人看见我们都说不象这么大岁数的人。老母亲今年九十三岁了, 也因为学了大法, 耳不聋、眼不花, 思维敏捷。这些都是不修炼的人无法相比的。

大法给了我们全家带来了幸福和平安。下面说说我们家得福报的神奇事, 让人明白大法的美好与神奇, 也早日得到大法的护佑和福报。

### 弯成九十度的腰直起来了!

老母亲七十多岁那年开始修炼大法。母亲四十多岁时腰痛的很厉害, 医院确诊为骨质增生, 大夫说没办法治、靠慢慢养着, 还说将来腰得弯成九十度。果真后来母亲的腰弯成

了九十度了, 走路得靠推着小孩坐的小车走, 生活很不方便。学了大法后, 有一天, 母亲跟师父说: “师父呀, 要是让我这腰直起来, 让乡亲们都能看到大法的神奇, 能够更好的弘扬大法, 那该多好啊!”

就在那当天, 母亲午饭后睡了一小觉, 醒来后一下地突然觉得自己高了, 到镜子那一照, 腰真的直起来了! 母亲激动的赶快到左邻右舍让这家看看那家看看。

邻居一见都惊奇的问: “哟, 大奶奶, 腰怎么直起来了?” 母亲说: “我就是来让你们看看, 是大法师父让我腰直起来了!” 母亲高兴的又到了村里小卖部, 大队门口让人家看, 大家都说: “大奶奶修法轮功, 腰直

起来了!”

这事成了大新闻了, 在全村立刻传开了, 乡亲们无不赞叹大法的神奇。

母亲还有严重的心脏病, 经常发作, 全靠吃药维持。犯病时, 说上医院车都坐不了; 母亲睡觉时, 我们吓的一点不敢出声, 怕母亲受惊吓犯病。可是自从学大法后, 母亲按照师父要求的“真善忍”标准做好人, 不断去掉自己的不好思想, 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 时间不长, 心脏病就好了, 一直到现在都没犯过。

九九年, 迫害发生后, 本地同修给警察讲大法的美好与神奇, 警察不相信。后来, 同修把一个警察领到了母亲家, 让那个警察亲眼见证了奇迹。临走时, 警察跟母亲说: “大娘, 那你就在家好好炼吧, 别出去。”(文/河北大法弟子)(节选)◇

# 被迫流离失所 河北沧县许增亮含冤离世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河北报道)河北沧州市沧县许增亮在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一个雪天被迫流离失所,因受中共邪党人员的跟踪,一度被困到崔儿庄前屯废弃的窑洞地下烟道里好几天无吃无喝。许增亮不想连累他人,一直在荒郊野外,累了找无人住的破旧空房子或菜地里残留的小菜棚子歇息,渴了吃两口雪,二零一六年二月一日含冤离世,年仅三十二岁。

许增亮一九八四年出生,沧县北村人,二零零三年看了介绍“天安门自焚”种种疑点的资料,开始了解法轮功,并走上了大法修炼之路,二零零九年一月十五日在北京打工期间散发法轮功真相传单被绑架,遭到毒打、威胁等一系列折磨,被非法判刑四年,于十一月被送往北京天堂河监狱,当月被送往石家庄北郊监狱。

## 在北京讲真相被非法判刑四年

二零零九年许增亮在北京打工,一月十五日晚在朝阳区十里河散发法轮功真相传单,被当地派出所绑架、拘留送到北京朝阳看守所,在那里遭到毒打、威胁、逼问“传单哪来的?还炼不炼?”等一系列折磨。

三十多天后,许增亮被送往重点关押重刑犯的北京市看守所。在那里每天只让睡三个小时的觉,不让正常大小便,还遭受其它侮辱和罚站。三个月后又被送往朝阳区看守所非法关押。大约一个月后,朝阳区法院非法私自开庭。

许增亮说:“庭审时无任何家人、亲属到庭,只有我一个人和他们指派的律师为我做所谓的辩护。我重申法轮功不是邪教。他们根本不理睬,宣布休庭。数天后我被非法判刑四年,于十一月被送往北京天堂河监狱,后(当月)又被送往石家庄北郊监狱。”

## 在石家庄北郊监狱遭受的迫害

许增亮被关押在石家庄北郊监狱八监队,遭到强迫劳动(粘纸盒)、辱骂、体罚等迫害。他绝食抗议非法关押、迫害,又遭强迫灌食。狱警利用犯人们逼迫他写认罪材料,遭到拒



许增亮

绝后,用木棒打他的双腿、双脚和腿大腿两侧。这样三次折磨许增亮,致使他的手指、脚趾红肿,脚趾甲全部发黑、流脓(最后全部脱落),双腿红肿、发胖且内侧都是血条子(木棒子印),身体不能自由活动、每挪动一步都很困难。

当时正值冬季,几个犯人在小号里扒光许增亮的衣服,问他冷不冷、强迫他吸烟、给他戴上脚镣拎来拎去翻跟头。即:用手把他拎起来摔在地上,然后让他站起来,然后再拎起来再摔,这样直到许增亮站不起来为止。后来许增亮炼功,他们按住他的手脚不让炼。

许增亮被送到下属大队,即二队(现在变成石家庄监狱十四队)。刚到二队时,狱警表现的“和善”,其实是伪善,都是为了让他放弃修炼。狱警伪善的说,法轮功的问题先不谈,只要和其他人一样,别惹事,干点活儿就行。开始还好,可慢慢的工作量越来越大、越来越重,后来达到一天到晚除了睡觉就是干活儿。一天狱警终于露出邪恶的嘴脸,对许增亮说“上面领导说了:必须写保证书!”被他拒绝后,他们就写好后叫许增亮签字,许增亮不签,他们就拿皮带抽他(他的后背上一一直留有当时的皮带印子),而且想尽各种招数逼迫他当着众人的面说侮辱大法和师父的话。许增亮当时被迫害的意识恍惚,在保证书上签了名(后来认识到这样做错了,声明作废)。但签字后,狱警们并没有放松对许增亮的迫害,强迫劳动直至出狱。

二零一三年一月十四日许增亮出狱,被河北省沧州市沧县政法委和崔儿庄派出所、司法局的人劫持,继续洗脑“转化”,威胁他在修炼法轮功和照顾家人之间进行选择。在他被迫害期间,许增亮母亲因病无钱医治

病逝;父亲七十二岁多病,因接连受到打击,神经质,独自一人在家生活。

许增亮家出现的这幅惨景正是中共邪党迫害造成的成千上万的人间悲剧的一个缩影,罪魁祸首是中共邪党。

## 被迫流离失所含冤离世

二零一五年七月许增亮向高检、高院邮寄了控告江泽民的诉状。

十月许增亮受到当地派出所登门骚扰,非法抄走了他的手机和一本《转法轮》。许增亮三次去派出所索要,警察不给,他就讲真相告诉他们修炼法轮功不违法,他们叫他拿出不违法的文件,他拿不出来就叫他们拿出法轮功违法的文件,双方争执起来,派出所警察威胁说要抓他。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的一个雪天,许增亮被迫流离失所,他临走时穿的棉布鞋由于下雪很快就湿透了,脚一天就冻木了。因受邪党人员的跟踪,他怕连累他人,历时五十多天的流离生活一直在荒郊野外,累了找无人住的破旧空房子或菜地里残留的小菜棚子歇息,渴了吃两口雪。五十多天来,他一直靠腿带动着脚在走路。

许增亮被困到崔儿庄前屯废弃的窑洞地下烟道里好几天无吃无喝。那几天外面一直有人蹲坑,他能听到追踪者说“测着就在这儿了,怎么就找不着呢!这小子够鬼儿的。”“咱这仪器坏了不好使了。”

许增亮得以脱险后身体已经极度很虚弱。由于恶人在当村喇叭广播寻找他的启示,要求村民看到后报告派出所。他为了不落入邪恶之手,不得不拖着极度虚弱的身体继续行走。

来到泊头市齐桥境内,许增亮已经生命垂危。一个小孩发现了,说报告派出所看看怎么办?他被弄到派出所,据悉看见派出所办公桌上有半瓶矿泉水就直奔过去抓起来一饮而尽。警察还以为他傻了。

他家人看到他时,许增亮面孔焦黄精瘦,两只脚整个儿都是黑色,脚面肿的象小狗儿肚子似的。回家几天后身体未能恢复,不幸含冤离世。